

1964年新中国成立后对海南的首次野生动物资源摸底调查发现,海南坡鹿已极度濒危,由此催生了1976年海南大田自然保护区的成立——

# 海南坡鹿:从濒危到新生

本报记者 范南虹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这种自然界生物和谐相处的美丽画面,一度差点从海南永远消失。海南坡鹿,身形矫健轻灵,鹿角威武恢宏,它曾广布在海南岛低山丘陵地带的干性草原和稀树草原地区,甚至与老百姓放弃的牛群一起混食杂草。然而,海南坡鹿命运多舛,因其具有保健价值,屡遭捕猎,数量急剧下降,至1976年建立海南大田自然保护区和邦溪自然保护区时,两地分别仅存坡鹿26头和18头。

经过30多年的保护,如今海南坡鹿种群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至2007年5月省林业局的最新普查数据表明:海南坡鹿种群数量已达1785头。

这张相片,反映的正是海南大田自然保护区建设初期工作人员在保护区内用望远镜观察海南坡鹿的情形。从相片看,当时的大田自然保护区非常简陋,工作人员装备也很简单。今年90岁的大田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第一任站长杨兴随告诉记者:“1976年大田自然保护区成立时,保护区非常简陋,除了两间茅草屋,什么都没有。所以非常遗憾,没能留下一张大田保护区成立时的相片。”

## 海南坡鹿曾多如黄牛

说到大田自然保护区的成立,这要追溯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的海南岛野生动物资源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派专家对海南岛的野生动物资源做的第一次摸底普查,第一次系统地、科学地、详实地调查了海南野生动物资源分布的情况,并为研究海南野生动物的分布、保护、开发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今年70余岁的徐龙辉教授曾参加了那次考察,并根据自己在海南岛上的考察经历写了《海南岛野生动物考察散记》一书。海南日报记者也多次有幸采访并接触过徐龙辉教授,对海南坡鹿最早的调查故事略知一二。

海南坡鹿如今只在自然保护区能見到。然而,它们曾与人类亲近相处,海南不仅有“鹿回头”的民间传说,神鹿化作美丽的女子而与凡人结婚;苏东坡被贬海南后,留下过关于海南坡鹿的诗句;但鱼虾而发麋鹿。在调查中,考察队员也听到很多上了年纪的老猎人回忆:1960年代前,海南的坡鹿象黄牛一样多,常混入牛群吃草,看上去金黄色的一片。

但是在上个世纪的调查中,海南坡鹿的种群数量已所剩无几,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人们迷信坡鹿的保健价值过度围捕造成的。1964年,考察队到白沙县调查坡鹿时,当时的县林业局的同志对考察队员说:“你们若要了解坡鹿的经济价值,到街上找长得肥胖健壮的人询问即可。因为只有那些吃过坡鹿的人才会长胖,才有健康的身体。”徐龙辉告诉记者,那时海南坡鹿数量已经很稀少,若有猎人打到坡鹿,就会买大量鞭炮回家燃放,以示庆祝。当时曾有一副鹿茸几经转手,价格抬到1.3万元。

## 找寻坡鹿的艰苦历程

海南坡鹿原本无此名,考察队调查时,中外专家还将其称为泽鹿,认为它是泰国泽鹿的一个亚种,直到考察队采集到我国第一号坡鹿标本后,才为其正名为“海南坡鹿”。“我们在白沙县的考察,对海南坡鹿一无所获。”徐龙辉说,1964年4月,考察队“兽类研究组”几位同志来到东方县大田公社的抱坡村住下,从当地群众口中了解到还有少量坡鹿存在,便在该村开始了采集坡鹿标本的艰苦历程。

考察队员找到村中曾打过坡鹿的几位猎手长谈,了解他们过去曾经采用过的狩猎坡鹿的方法。从古到今,当地猎人一直用“狗赶人围”的狩猎方法。即发现有坡鹿在一片灌木丛中藏匿,即组织人力把它团团围住,然后放狗进去搜索,把坡鹿从丛林中追赶出来猎杀。坡鹿数量较多时,三四人带一条猎狗就可以将小面积的从丛林围起来狩猎;坡鹿数量越少,围的范围就越大,需要的人和狗就越多。上世纪60年代中期,时常要组织百多人和十多头狗的队伍方偶有收获。随着坡鹿数量急剧减少,后来又改用跟踪狩猎法,就是找寻坡鹿活动过的新鲜足印,即刻紧循足印去寻找,一日一夜,二日二夜,三天三夜……不停地跟着,把坡鹿赶得筋疲力尽,四蹄开叉,倒地不动为止。

根据实际情况,考察队选择了后一种方法,还请了村中3位有经验的猎手一起帮助采集标本。连续跟踪数天,考察队队员巫露平打到一头雌性坡鹿,它便成为我国第一号坡鹿标本。

## 为坡鹿正名并设立保护区



1980年代初的坡鹿保护区设施还很简陋。图为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用望远镜观察坡鹿。

标本采集到后,考察队员十分细心对它进行身体各部分的测量记录,然后做成一副完整的骨骼标本。随后,考察队又从猎人手

里购买到了一副完整的鹿角。根据采集的成年母鹿标本以及3个不同年龄的鹿角标本分析,考察队认为成年母鹿标本形体比泰国泽鹿小,鹿角分叉较简单,角的尖端圆而不扁,与泰国泽鹿明显不同,应属海南岛的特有亚种。由于当地人称此鹿为“坡鹿”,考察队在《海南岛的鸟兽》一书中将其正式命名为“海南坡鹿”,这一正名大大提高了海南坡鹿的保护地位,并上报国家林业局,于1985年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随后,考察队和当地干部、猎人一起,对东方县沿海稀树草坡的坡鹿进行了较细致的数量和分布调查。发现坡鹿不但受到众

多猎人的追杀威胁,种群数量几达灭绝的边缘。其生存栖息环境也因经济的高速开发而日见减少,考察队立即写报告向国家主管野生动物的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局提出,把坡鹿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立即向当地县委县政府汇报情况,建议立即划定白沙县的邦溪和东方县的大田两地为坡鹿保护区,绝对禁止任何人进去打猎。自然保护区的正式成立使一个濒临灭绝的美丽物种的生存有了巨大转机。

## 与海南坡鹿结缘的老人

海南坡鹿为中型鹿类,外形与梅花鹿相似,但形体较小,花斑较少。而且颈、躯体和四肢更为细长,显得格外矫健。雄鹿头上角

的形状很特殊,有一个较大的眉杈,向前长出,然后稍微向上弯曲,而主干则先向后,然后再弯曲向上,并向前伸展。

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教授袁喜才,今年71岁了。谈及海南坡鹿,他便滔滔不绝。如果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的海南岛野生动物考察,让海南坡鹿的生存有了转机,那么,袁喜才,这位清瘦的老人,则让他近30年的不懈努力,挽救了海南坡鹿。

袁老与海南坡鹿的结缘,要追溯到1963年。那一年,25岁的袁喜才带着妻子来到海南屯昌,到刚成立的广东省第一鹿场(即今天的海南枫木鹿场)从事水鹿的野生家养驯化工作。“鹿场那时没有水鹿,我们发动老百姓去野外抓鹿回来驯养,老百姓抓回来的鹿中,就有六七头海南坡鹿。”袁喜才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当时海南坡鹿的收购价比水鹿贵得多,4.5元/斤。利用这几头海南坡鹿,袁老人工繁殖成功了几小鹿,其中一只还以2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广东省动物园。

这段经历,促使袁老对海南坡鹿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感情。1981年,邦溪坡鹿保护区最后一头鹿被猎杀,这一悲剧,使袁老下决心来挽救这种极度濒危的动物,他主动提出要拯救海南坡鹿。直到1984年,由广东省林业厅主持,袁老作为项目专家负责人的“海南坡鹿生态驯化和保护利用”项目得到批复。

“项目拿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田自然保护区围了1460亩地做试验,希望通过围栏成功地将海南坡鹿与当地百姓的劳作、生活圈隔离,有效减少它们被猎杀的危险。”除此之外,袁老还利用海南坡鹿喜食盐和杂草的特性,在圈地里建起人工盐土堆,种植优质牧草,开挖水池,吸引海南坡鹿前来保护区内。

远距离观察难以了解海南坡鹿的一些生活习性,袁老提出驯养海南坡鹿,他把一只正在吃奶的海南坡鹿抱回家,小鹿被保护区工作人员亲切地唤作“袁生”。为了解决小鹿的哺乳问题,袁老想到了借“奶妈”哺乳,他找来一只母山羊当小鹿的“奶妈”。“为了让小鹿吃羊奶,我们想了不少办法。”袁老说,刚开始时将母山羊固定住,抱着小鹿去喂奶,几天之后,羊妈妈和鹿宝宝就建立了感情,喂奶就自然而然了。“用这种办法,我们救了不少失去妈妈或者迷路的小鹿,小鹿的成活率100%,而且这种方法的探索对建立驯化海南坡鹿种



1985年,工作人员用母山羊给小鹿喂奶。图片由袁喜才提供



2005年12月4日,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坡鹿舔犊情深。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袁喜才和海南坡鹿。图片由袁喜才提供

群,以及深入地研究海南坡鹿的生物学特性和它的迁地保护也意义重大。”

事实上,迁往邦溪自然保护区、甘什岭自然保护区、枫木鹿场等地的海南坡鹿都是用山羊哺乳的,先后共用山羊哺乳坡鹿幼仔近百只。随后,袁老又承担了“坡鹿的引种驯化繁殖和保护利用项目”。这两个项目结题时,都顺利通过验收,专家们高度评价:“项目采取的海南坡鹿抢救措施,属国内首创,挽救了一个濒危物种!”

1986年,大田坡鹿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对坡鹿的保护日趋成熟与完善。

现在,海南大田坡鹿已经从建立保护区时的44头恢复到1785头,在东方大田、东方猴猕岭、白沙邦溪、三亚甘什岭等地,都有处于保护和野放状态的海南坡鹿,“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再度成为生态海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景。

(本报大田12月1日电)

## 第九届中国雅思年会海口站落幕

本报讯(记者田溪)第九届中国雅思年会(海口站)日前结束。年会上,来自上海朗阁教育集团和朗阁海外教研中心的专家联手出击,全方位讲解雅思动态、应考方略、留学规划等,为广大的海南莘莘学子带来了一场难得的“烤鸭盛宴”。

据朗阁海口培训中心执行校长周姝介绍,本届雅思年会海口站参会人数创下新高,300多位学生及家长现场听取了专家的讲座,并参与了游戏火拼、听说互动、英语接龙等环节,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朗阁教育集团组建于2005年6月,其前身为2000年7月成立的上海卢湾区朗阁进修学校。经过九年的发展,朗阁已发展成为目前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杭州、重庆、成都、武汉、福州、长沙、西安、海口、郑州等国内各大中城市,以及澳大利亚悉尼等地共拥有三十余家分支机构的大型教育集团。教学范围也从单一的英语雅思教学,拓展到雅思、托福、成人英语,以及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网络少儿英语、留学咨询等领域。并于2003年在国内率先通过了SGS国际认证机构与ISO管理体系认证,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英语语言教育基地之一。雅思海口培训中心成立近两年来,累计考过六分的学员已超过学员总数的四分之三。

## 我省60余名青年作家进“读书班”

## 作家韩少功授课

本报讯(记者卓兰花)记者近日从省作协获悉,省作协在省武警总队东山训练基地举办“2009海南省青年作家读书班”于11月29日结束。来自全省的60余名作家齐聚一堂,参加了读书班。

在读书班活动中,原省政协副主席洪寿祥,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韩少功,海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牧之,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晋如,分别作了4场精彩的文学艺术讲座。韩少功以“记忆与写作”为题,从“历史记忆的差异性”讲到“经验记忆与情感记忆的关系”,深入浅出,精辟入理;洪寿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显学与传统文学两个层面,深入地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深刻内涵;牧之、徐晋如两位教授则以“有容乃大的国画艺术”和“古典诗词的当代意义”为命题,给我省青年作家送来了精神大餐。

省作协负责人介绍,随着我省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近几年来,我省中青年作家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在全国来说都显得较为活跃,不少中青年作家频频创作出在国内文学界叫好的作品。

## 钱文忠

# 作家富豪榜是种嘲讽

本报讯“2009中国作家富豪榜”日前揭晓。在熟悉的名字里,两届夺得第一名的80后代表作家郭敬明,今年未能成功卫冕,被“童话大王”郑渊洁以2000万的年版税收入刷新,屈居榜单第二。《百家讲坛》主讲人钱文忠超出易中天和于丹,以年入500万版税位居第七名,而在新人队伍中,南京籍作家崔曼莉以175万排在第十七位。钱文忠认为,“这个所谓作家富豪榜是对作家的嘲讽,这点钱也算是富豪?叫作家收入榜还差不多。”同时还指出,这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因为作家们缴纳了过高的税,因此“就当是一场玩笑吧。”

榜单上前三甲均是少儿文学作家。“童话大王”郑渊洁以2000万的年收入荣登首富宝座,80后青春文学代表郭敬明以1700万的年收入屈居榜单第二,另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以1200万位列第三。今年的“首富”一年拿到2000万版税,比去年“首富”收入多出700万,似乎证明今年作家富豪们整体比去年更富有了。

## 孔二狗

本报讯日前,2009中国作家富豪榜名单公布,“童话大王”郑渊洁以2000万版税收入成为新首富,另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也以1200万版税收入进入三甲,凸显出近年来国内儿童文学的火爆市场。

从2007年开始每年一度的“作家富豪榜”让作家们开始有些“审美疲劳”,尽管每年都争议不断,大家也懒得再去看它。作家韩寒对于今年自己380万的版税收入,他表示也差不多吧,“具体没算过”。

刚刚跻身“富豪榜”的作家孔二狗虽然向记者表示榜单上所列版税收入115万八九不离十,但进入这个榜



↑ 钱文忠

对于网友质疑榜首郑渊洁是否真的一年拿到了2000万,制榜人吴怀尧告诉记者,郑渊洁和杨红樱两人是市场表现最好的本土少儿文学作家。比如,郑渊洁的作品《皮皮鲁总动员》三年时间共销售出1500万本,相当于3年来



↑ 郑渊洁

平均每天卖出13698本,而今年更是销量大幅上升。问到为何要制作该榜单,吴怀尧称希望更多的作家富起来,作家们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必活得那么卑贱又没安全感。他还指出,此次仅以图书



↑ 崔曼莉

版税计算,无法把作者作品所有版本的印数统计出来,比如部分作家的作品在影视改编方面获得的利润也很可观,有些远远超过实体书稿费,但都属商业秘密。

(来源:《扬子晚报》)

## 崔曼莉

## 富豪榜没可信度

本报讯南京作家崔曼莉凭借畅销小说《浮沉》登上了今年中国作家富豪榜,排名第17位。

崔曼莉是某科技公司的执行总裁,同时也是畅销小说作家。她的职场小说《浮沉》以外企职场为背景,通过讲述职场上各色人物际遇的潮起潮落,真实地展现了缤纷的职场风云和商战玄机。“两年前根本没人知道我,正因为去年《浮沉》卖得好,今年做作家富豪榜的这些人找到了我,要采访有关版税的事。”崔曼莉说,由于工作繁忙,再加上她对于《浮沉》的发行量、销售情况等并不是非常了解,于是拒绝了制作富豪榜的人的采访。“没想到他们还是把我给排了进去,不知道这个175万他们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觉得这份榜单没什么可信度,大家看看,笑一笑就可以了。”

(来源:《金陵晚报》)

## 文化界再失巨擘 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去世

本报讯11月28日,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世襄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王世襄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也被称为最后的文化贵族。他的去世,文化界再失巨擘。王世襄兴趣广泛,喜爱古诗词,曾从事家具、髹漆、竹刻、传统工艺、民间游艺等多方面研究。著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画学汇编》、《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并有英、法、德文本)、《中国古玩漆器》(并有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漆器》、《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中英双文本)、《明代鸽清官鸽谱》、《中国画论研究》、《髹饰物》、《高山竹谱》等30余本。

王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辈子,我就卖给故宫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的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王世襄不忍坐视国宝流落海外,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明察暗访,最后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

(来源:《广州日报》)

## 海口琼剧培训班开课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卫小林)今天上午,由海口市群众艺术馆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琼剧培训班,在该市大致坡镇琼剧文化广场隆重开班。

据介绍,来自海口市各民营琼剧团的60多名主要演员参加了培训班的课程学习。我省知名琼剧表演艺术家陈育明和符庆萍两位老师,将在4天的培训时间里,为培训班学员讲授琼剧唱腔、身段、做功等专业知识。

据了解,海口市自2006年正式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目前已有琼剧、椰雕、八音、公仔戏4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4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6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此次开办琼剧艺术培训班,旨在培养琼剧艺术新秀,为保护和传承琼剧非物质文化遗产做贡献。

本版图片由本报资料库提供